

I C H O L A S

S P A R K

罗丹岛之恋

相遇，永远不会太晚 [NIGHTS IN RODANTHE]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著 / 路忆洁 译



罗丹岛之恋

[NIGHTS IN RODANTHE]

[美]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著 / 路忆洁 译

相遇，永远不会太晚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丹岛之恋 / (美) 斯帕克思著; 路忆洁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2

ISBN 978-7-80769-946-0

I. ①罗… II. ①斯… ②路…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753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4-7330

NIGHTS IN RODANTHE: Copyright © 2002 by Nicholas Sparks Enterprises, Inc.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Park Literary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罗丹岛之恋

著 者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译 者 路忆洁

出 版 人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责任编辑 张国平 梁 静

特约编辑 读客朱双南 读客杨菊蓉

装帧设计 读客陈宇婕 读客王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印 制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4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946-0

定 价 3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读客®

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全球文化，尽收眼底；
顶级经典，尽入囊中！

For Landon, Lexie, and Savannah

献给兰登、莱克西和萨凡纳



致 谢

《罗丹岛之恋》就如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如果没有我的妻子凯茜的耐心、爱与支持，这部作品就无法完成。她越来越美了。

由于本书的题词已经献给了我的另外三个孩子，因此我要在这里感谢迈尔斯和莱恩（我已经把《瓶中信》的题词献给了他们俩）。我爱你们！

我还要感谢特丽莎·帕克和杰米·拉布，她们分别是我的经纪人和编辑。她们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能够督促我在写作上永远保持高标准。尽管我有时对这种挑战颇有怨言，但正是她们两人成就了我最终的成果。如果她们喜欢这个故事，那么我相信你们也会喜欢。

需要感谢的还有华纳图书公司的拉里·基尔希鲍姆以及莫林·艾根。我在纽约同他们一起共度的时光就像在家一般，他们的

华纳图书公司也如同我的另一个家。

丹尼斯·蒂诺威是电影《瓶中信》和《初恋的回忆》的监制，她在工作上十分专业，同时也充分赢得了我的信任与尊敬。她是我的好友，我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满怀感激——包括她曾经为我做过的，以及正在做的一切。

理查德·格林和豪伊·桑德斯是我在好莱坞的经纪人，他们棒极了，既是很好的伙伴，又是十分优秀的经纪人。谢谢你们。

斯考特·席怀默是我的律师兼好友，我的许多事务都托他照顾。感谢你。

我还要公开感谢詹妮弗·罗马尼洛、艾米·巴塔利亚和艾德娜·法利；我书中的符号及封面部分的设计师；华纳图书公司的考特尼·瓦伦蒂和洛伦索·德波纳文图拉；盖洛德电影公司的亨特·劳里与埃德·盖洛德二世；新线电影公司的马克·约翰森与琳恩·哈里斯。能和他们合作相当荣幸，谢谢各位。

曼迪·摩尔和肖恩·韦斯特在《初恋的回忆》中的表演都相当精彩，我也想感谢他们在这部电影中投入的热情。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名字放在这里可能没人会看了）：迈卡、克里斯汀、阿里以及佩顿；鲍勃、黛比、科迪和科尔；迈克和帕奈尔；亨利埃塔、查尔斯和格林娜拉；杜克和马格；戴安娜和约翰；蒙特和盖尔；丹和桑迪；杰克、卡尔林、琼、伊莱



恩和马克；米歇尔和雷蒙特；保罗、约翰和卡洛琳；蒂姆、乔安妮以及我的父亲保罗。

当然，我怎么能忘了保罗和艾德琳呢！



目 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5

第三章 / 019

第四章 / 037

第五章 / 041

第六章 / 057

第七章 / 073

第八章 / 085

第九章 / 101

第十章 / 113

第十一章 / 125

第十二章 / 137

第十三章 / 155

第十四章 / 161

第十五章 /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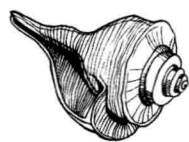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 183

第十七章 / 215

第十八章 / 223

第十九章 / 235

第一章





三年前，1999年十一月，艾德琳·威利斯还曾在温暖的早晨回到过那家小旅馆。乍看之下，它一点都没变，仿佛丝毫没受到风吹日晒和带着海中盐分的湿雾侵袭。门口的玄关看得出才新漆过，两层楼各有几扇长方形的窗，两扇黑得发亮的门板露出白色的窗帘，就像钢琴的黑键夹着白键。屋外杉木墙板变成了灰扑扑的雪的颜色。小旅馆两旁，海边丛生的燕麦草轻轻摇曳，随着每一粒沙日复一日地迁移，高低起伏的沙丘悄悄地改变着姿态。

阳光在云边闪烁，把空气映照得透亮，像是锁住了微小的光粒。有好一会儿，艾德琳恍惚觉得又回到了过去，但她细看之下就发现，很多地方靠表面修饰功夫已经遮掩不住了：窗角蚀了，屋顶锈了，屋檐还有水渍。小旅馆已经破败不堪，可即使明知无法改变



现实，艾德琳还是闭上了眼睛，仿佛一眨眼就能让奇迹发生、让时光倒流，一切都能回到过去。

几个月前，艾德琳刚过完六十岁生日。此时，她刚跟女儿通完电话，正站在自家的厨房里。她回到桌边坐下，回忆起最后一次回到小旅馆的情景，以及曾在那儿度过的漫长周末。即使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她自始至终坚信着，爱对于一段美好而充实的人生来说，必不可缺。

外头正下着雨，雨声温柔地敲打着玻璃窗，那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声音，令她感到安稳。回忆过去总令她心中五味杂陈——那感觉有点像乡愁，却又不尽然。乡愁的浪漫往往受到过度的渲染，但那段回忆的浪漫根本无需渲染。那也不是其他人曾经有过的感受，而是她一个人的。多年来，在她心里已经化为一场博物馆中的展览。她不但是导览员，也是唯一的观众。奇特的是，艾德琳相信在那五天当中所了解到的事，比她在之前或是之后的人生里所了解的都要多。

她独自生活，孩子们都大了，她的父亲已在1996年过世，跟杰克离婚也已迈入第十七年。虽然儿子有时候会劝她再找个对象共度余生，艾德琳却没有这个打算。倒不是她不再相信男人，其实正好相反，直到现在逛超市时，她的目光偶尔还是会落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其中有些甚至并不比自己的孩子大多少。所以她总是会猜，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目光会怎么想？是根本不列入考虑，还是会报



以一个微笑，对她的注视感到高兴？她没办法知道答案，更不知道他们能否透过白发和皱纹，看到昔日的那个女人。

现代人终日歌颂青春，但艾德琳却不遗憾变老，也根本不想再年轻一次。回到中年？也许吧，但却不要再年轻一次。年轻的某些好处固然值得怀念，譬如说能蹦蹦跳跳地上楼梯，一次可以拎得动好几个购物袋，或者能够追得上满园子乱跑的孙子。可是，失去这些后，岁月却带来了更宝贵的经验。这么多年来，她晚上都能安稳入睡，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前半生并没有太多遗憾或后悔。

而且，年轻也有年轻的烦恼，她亲身经历过。在孩子们长大的历程中，她也目睹了他们挣扎度过青春期的叛逆和二十出头时必须经历的混乱和不确定。即使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三十好几，另一个也将近三十岁，她有时候还是会想，这份母亲的重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放下？

麦特三十二岁，雅曼达三十一，丹刚满二十九，都上过大学，令她颇为骄傲，因为她曾一度对他们的学业表现并不太有信心。不过，他们都是诚实、善良而独立的孩子，这不就够了吗？麦特是个会计师，丹是格林威尔地区晚间新闻的体育主播。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每年感恩节，两个家庭都会回来团圆。她还记得坐在那里看着儿子追着孙子跑来跑去，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感到莫名的满足。

她女儿的故事则更曲折。



杰克搬走的时候，孩子们分别是十四岁、十三岁和十一岁。三个孩子面对父母离婚的态度各不一样，麦特和丹借着运动和闹事来发泄，但是雅曼达才是受影响最深的。她夹在哥哥和弟弟中间，一向最敏感，十几岁的年纪也正好最需要父亲，至少父亲能分散掉母亲那担心和关注的眼神。从那时起，雅曼达开始穿得乱七八糟，那些衣服在艾德琳看来无异于破布；她跟朋友混到很晚，而且在几年之内就换了好几个男朋友，每一个她都口口声声说深爱着对方；放学后她就待在房间里，开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对妈妈叫她吃饭的声音充耳不闻，还曾经好几天都几乎没跟家人说过一句话。

雅曼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总算熬过那段荒诞的日子，走上一条跟艾德琳相似的路。雅曼达在大学时代认识了布兰特，一毕业就嫁给他，头几年就生了两个孩子。跟其他年轻夫妻一样，他们手头并不宽裕，但是布兰特至少比杰克节俭。两人生了头一胎之后，布兰特就买了人寿保险以防万一。当时，他们以为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这笔保险才会派上用场。

他们错了。

八个月之前，布兰特死于睾丸癌。艾德琳眼睁睁地看着雅曼达日复一日地消沉。昨天下午，她把外孙送回家时，发现雅曼达家里的窗帘仍然合着，门廊的灯还亮着，女儿穿着浴袍坐在客厅，脸上写满了空洞和茫然——自从丧礼以来，这神情便未曾褪去。